

光

郭钊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景

景



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

張元幹石州慢

雨急雲飛聲撼紅橋散暑天涼

連幾點流螢明滅驚駭駉駉駉

落蒲零亂秋聲一酒四酒酒酒

心折長庚光如君擲以以以逆胡

河一洗中原膏血兩宮何處寒垣只隔長江唾

壺空聲悲歌缺下里想龍沙泣孤臣吳越

張元幹賀新郎

曳杖危樓去斗垂天滄波萬頃月流烟浩掃大

橫橫清絕

蒼正

陝西出版集團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郭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光景/郭钊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80680-883-2

I. ①光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 157061 号

光 景

作 者 郭 钊
责任编辑 党 靖 靳 婧
封面设计 高 薇
版式设计 高 薇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插 页 1
字 数 210 千字
印 张 12.75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883-2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: 725018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为本书题词

挖掘黄土文化内涵
关注民生百姓命运
弘扬时代主旋律。

题郭剑著长篇历史小说

陈忠实

光景

萧云儒



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



序

李康美

关注与扶持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，对于促进文学事业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。

农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尤其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它是有东西可以存放和寄托的。而农业是我们的生命之根、立命之本、活命之泉，“三农”又是我们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，它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写，可以挖掘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，农村许多消失的文化、生活方式和美丽的大自然使我们忧心忡忡。农民的生存现状，是我们每一个作家值得面对和关注的。

小说《光景》以渭北农村为着眼点，以渭河北岸一个普通村庄为背景，描写了红土坡村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，普通的渭北农民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状态，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演变，反映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。其中也对渭北农村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、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、爱恨情仇等做了大篇幅的反映，包括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尧山社火、老腔、面花等民间文化。

作者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与农村的人们打交道，他的笔天然地带着乡土的气息与水土的意蕴，他的思维无法离开这片让他爱恨交织的热土。他的作品完全来自农村的各种生活和人物，在农村生活的海洋里，他掬取一捧捧活水，随意放在作品里，都注定会令人叹服。实际上，我们服的就是生活的质感，是那种只有亲历过才能描绘出来的细节，只有经历过才能写得出来的情节。或者，有些场景，即使不是亲身经历，但透过那些活灵活现的描写，看到那些富于生命气息的东西，我们依然能够领悟到作家对生活的烂熟于心，知道他写任何东西都绝非照猫画虎般的摹写。

农村历来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所在。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、社会结构的调整，农民与本村村长的矛盾、村长与乡领导的矛盾、乡领导与县领导的矛盾，特别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展现。如《光景》所写的那样，乡长为了搞政绩，强令红土坡村民栽种苹果树，但由于科学技术没有跟上，致使农民种植的苹果品质差而没人要，堆在地头一堆一堆地烂掉。又比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涉及的诸多不利因素，影响着农民致富，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。作者把这些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希望能够引起“疗救的注意”，由于对当代农村太过熟悉，矛盾便写得格外鲜活、激烈，给人的震撼力也就格外强烈。

沈从文说：“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，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。”作者不仅热爱农民，而且审视农民。对他笔下的人物，他承继了鲁迅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的情感谱系。

他笔下的人物，往往很难用“正面人物”或“反面人物”这样一些概念来框定，正如我们很难断定作者小说中所写的农村，到底是欣欣向荣的农村，还是矛盾丛生的农村，也许都是，也许又都不是。他笔下的农民也大多介于“好”与“坏”之间，“正面”与“反面”的特点兼得。比如，小说里的刘俊生、刘俊杰，可以看到他们的优点，但又不乏生活中存在的缺点，而正是这些优、缺点的组合，才使人们觉得他们在所处的农村存在的合理性。尤其是处在社会变革中的妇女形象，如童晓静和田小霞，她们的某些所作所为，显然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，但这些并不影响她们身上散发出的人性美感，这些形象丰富了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人物。

主人公刘俊生自幼离娘，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自幼就随父亲拉炭换粮，寒风中回荡在渭河岸边的是父亲苍凉的二胡和“风花雪月平凡事，笑谈奇闻说炎凉”的哀鸣。为了挣生产队的二十工分，父子俩用两个肩膀担土填壕平地，每逢傍晚年仅十二岁的刘俊生听到的是地头凄厉的狼嚎，看到的是那狼在黑夜中发绿的眼睛，吓得他直往父亲怀里钻。正是这些苦难，练就了他勇敢、果断的作风。他从小淘气、聪明，任何事总能想出一点儿“歪点子”，长大后朴实、孝顺、稳健、诚信，在他的身上处处彰显出渭北农民淳朴、可爱的优秀品质。

刘俊生为人厚道、胸怀宽广，帮助了许多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他为村上打井时，村上的长舌妇辣子去县水利局水工队告他，害得他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不得不另选井口，打井队的老板都看不过眼，可他却说：“你恨过你的父亲吗？你现在还爱他吗？”在他的身上，体现了渭北农民特有的憨厚、朴实、仁爱的人性光芒。

渭北的农民在奋斗中抗争，在痛苦中思辨，也曾为发展而探索，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但他们一代又一代，终于，沿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，摆脱了贫困，走上了富裕的路子。可以说，刘俊生和他的乡亲们通过实践，竖起了渭北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大旗，成功地为农民脱贫致富树立了榜样。

郭钊的作品，既保留了中国乡土的浓郁气息，又跳动着时代变迁的脚步声；既为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奔走呼号，又呈现出农村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成长的曙光；既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和“典型化”原则，升华了作品的主旨，挖掘出了人物的深度，又借用夸张、变形、反讽等修辞手法，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。

是为序。

2010年7月

引子

佛说因果，前世今生，一切因起，一切果终。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有龙有仙，则灵气顿生。

传说很早以前，天宫中为王母娘娘耕地的一头白牛，因为私下给月宫中的嫦娥效劳，由此得罪了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以白牛违反天规为名，把它打入了凡间。当时正值天下大涝，洪水滔天，神州大地被淹没在茫茫的汪洋之中，嫦娥请来白牛的师弟蟾蜍，吸干洪水，救出了白牛，也救出了千万黎民百姓。白牛因此大反天宫，从而激怒了玉皇大帝，于是玉帝派他的亲外甥二郎神杨戩带领天兵天将下界征伐白牛，战场就设在八百里秦川东缘的豫西山区，主战场则在秦川北侧渭北高原上的尧山。

白牛和杨戩杀得天昏地暗，最终玉帝下令收兵，但下令白牛永远不许重返天界。嫦娥便和灵山的如来大师商议，让白牛化作人形永驻人间，担当起造化民生的重任。

就在此时，太行山上一位采药的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，一滴鲜血洒在那块石头上，不一会儿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整座山岭全变成了红色。后来人们将这座山岭叫做丹岭。那滴鲜血，竟孕育成一个婴儿。婴儿的一声啼哭，正巧被来丹岭采药的陈锋氏^①听到，陈锋氏便将婴儿抱回家中抚养，取名为庆都。后来，庆都慢慢长大。

巧的是黄帝的孙子帝誉的夫人也姓陈锋氏，帝誉知道后就纳庆都为第

^① 陈锋氏：原居宝鸡，传说为炎帝的后代。

三妃，庆都怀孕后，天宫的嫦娥就命她于甲申年间生下了尧。尧降生之时，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，嗣后，她居住的屋顶升起一片鲜红的瑞云。尧帝后来从母姓，姓祁（伊祁），取名放勋。

尧年轻时，擅长制作陶器，在周围部落中远近闻名。他身材高大，面色如蜡，长着彩色的八字眉毛，眼睛中有三个瞳孔，头发很长，与众不同，显得特别精神。

帝喾去世后，放勋的长兄挚继承了帝位。放勋在十五岁时被哥哥封为唐侯，他在唐地与百姓同甘共苦，发展农业，而且妥善处理各类政务，把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不仅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，而且得到了不少部族首领的赞许。可是帝挚却没什么突出的政绩，各部族首领也就亲放勋而疏远了挚。帝挚九年的时候，挚亲自率领官员到唐，将帝位禅让于弟弟放勋，放勋即帝位，帝号为尧，因当初册封于唐，即以唐为朝代号，后人称其为唐尧。唐尧即位后，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，为政勤慎俭朴，定历法，施德政，抗天灾，建国制，选贤能，政绩卓著，赫赫有名。

尧帝膝下有一男两女。儿子丹朱不成器，尧帝就将他发配于广西桂林之尧山，长女娥皇和小女女英从小相处得很好，可是她们俩人吃饭口味不同，大女爱吃韭菜，小女爱吃山蒜。小女手快，抓住一把山蒜撇往渭河以北的尧山，大声说“这里是我的地方”，从此这里遍地都是山蒜，女英也就居住在了这里的尧山之上。大女娥皇只好抓住一把韭菜，由于年长劲大，竟撇到了中原平顶山的尧山之上，她就从此居住在了那里。

二公主女英住在渭北的尧山以后，遵照父亲的教诲，教人们从事农耕，采桑织麻，尧山周边年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她勤劳善良，乐善好施，晏驾后就埋葬在山上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自二公主晏驾后，这里三年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村里人逃荒要饭，十室九空。人们回想起昔日的尧帝父女，就在山上为二公主修了庙宇，塑了金身，供奉祭祀起这位好心的公主。说来也怪，此时尧山突然乌云如潮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人们冒着大雨，敲起锣鼓，扭起秧歌，载歌载舞，欣喜若狂，三叩六拜，感激上苍。凡界的这些响声惊动了上天，玉帝便派嫦娥下去打探，嫦娥回到天庭将尧山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玉帝，玉帝即刻册封二公主女英为“灵应夫人”，让她掌管风雨，为民造福。

尧山庙供奉的灵应夫人，是当地以祈雨和求子灵验而出名的女神，深受当地民众崇敬而顶礼膜拜。自古以来，尧山圣母清明庙会上，前来求子还愿的人们络绎不绝，大庙内外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，香火十分旺盛。周边三十六府七十二乡的村民们组成了社火队，轮流为尧山圣母祈福还愿，它源于对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及原始社会的文面、文身、巫术、祭祀、角抵等活动。

环绕祠庙周围的村庄组成的十二个神社，每年清明轮流从山上迎接神像到自己的社中，供奉一年，直到第二年清明节前才送神归山，再由下一社接去，如此周而复始。每年清明节前一两天送神的社唱着大戏，将接神时的社火重新操演，随尧山圣母神炉一起周游本社的各个村落，村民们自觉夹道跪拜。送神之日排列好神炉前所有仪仗，鼓乐喧天，抬着神炉前行，社火随后，启动送神仪式。

为了争神炉子，社与社之间经常打得头破血流，甚至打死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，但是人们并不因为打架伤人的事情而对尧山社火产生过丝毫的厌倦，大家仍然年复一年，乐此不疲地重复着对圣母的迷信与虔诚。

金代皇统年间，渭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哀鸿遍地，浮尸千里。人们想到了去尧山古庙求雨，事也凑巧，求过雨后没隔几天，这里居然普降甘露，百姓欣喜万分，为答谢神灵，人们决定扩建灵应夫人殿。

昔时古殿旁边有一块巨石，阻碍了工程进度，施工者决定凿去这块巨石的一部分，以拓展地基。半个月后，巨石被凿去一半。这时，工匠们发现巨石中出现了像蛛网一样的小空隙。他们继续凿下去，在空隙间，发现“枯骸一躯，印于石内，头颅、臂、胸、肢体俱存，石骨相合，犹如印人”，在场的工匠非常惊讶，他们不明白是何人将此人这样置入石中，因为这块巨石俨然是一个整体，脉理相连，没有半点儿缝隙断裂的痕迹。

这里的县令是个博学多才之人，听说此事，觉得神奇，便迅速赶到现场。他认真地查看了被凿去的石头，发现其断裂处还可以合起来，可他琢磨半天也琢磨不出其中的奥妙，于是他命令在旧址上一丈处重凿一处新穴，装好骸骨，洞口封以石块，上题“仙蜕”二字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正待完工之际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一股青烟从装有骸骨的穴口喷薄而出，扶摇直上，然后在尧山山顶形成一个巨大的龙的形象，而且红光

四射。当时，附近的贤相乡苇子沟村民正在大殿前筹划祭祀事宜，看到这景象，惊叹不止。最后县令感叹地说：“然则石中之骸，人耶？神耶？固不可得而知矣！”

又传说，尧山前出了一个叫郭雀儿的放羊娃，在山前替财主拦牛放羊，每天日头升起的时候，背上干粮将牛羊赶到尧山之上，直到日头落到山背后，才赶着牛羊回家，饿了吃点儿口袋里的冷馍，渴了就到圣母庙后边喝几口甘甜的泉水。然而，这个放羊娃长大后竟成了大事，他就是后周的太祖郭威。和他在一起放羊的伙伴叫窦真固，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位名扬天下的宰相，窦真固所在的这个地方，在他死后被皇上封作“贤相乡”。据说窦真固曾在郭威的手下当谋士，帮助郭威建立了周朝，上知天文，下懂地理，文韬武略，功不可没。

由于郭威和窦真固的影响，尧山这块地方更加神秘了。民间传言，尧山是有灵气的，当初郭威是喝了圣母庙的水才在以后成了大事。窦真固也是因为尧山而成了一代名相。

自唐代以来，州府和县衙的官员都于每年清明节来到尧山，对山神圣母——灵应夫人进行拜谒祭祀，民间的社火也如火如荼，成为每年祭祀的一大亮点。举办尧山庙会成为当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并被固定、流传了下来，做生意的、演杂耍的、卖特色小吃的和卖艺算卦的都不约而同地云集于此。每逢清明，贤相乡岭南村就涌动起一个由人汇集起来的潮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如梭。

贤相乡苇子沟村的人们在尧山这块土地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辍，一代一代重复着这简单而又单调的农耕生活，岁月渐渐抹去了昔时尧山子民辉煌的骄傲。今天，他们像一群牛，蹒跚着脚步，口吐着白沫，鼻孔冒着热气，在这片黄色的土地里播种、耕耘、收获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尧山前苇子沟的农田里，洒在正在扶犁耕作的村民的身上……

尧山的历史，从盘古开天，一直绵延于今。

相传远古时，洪水泛滥，尧山周边一片汪洋，而此山竟像一座孤岛，悬浮于汪洋之上，故而，人们将这座山称为“浮山”。当地村民每逢大早求雨，或头痛脑热，遇事难决，总要上山进香，也总能求得神灵指点而遇难呈祥，十分灵验。因此，人们将尧王的公主称为“灵应夫人”。

灵应夫人祠，又称“尧山庙”，隐蔽于万木葱茏的尧山峪内的古柏林中，神奇的是整山寸草不生，唯有峪中的苍柏，或傲然挺立于岩石缝隙之中，或仰天高悬于悬崖绝壁之上，几千年来，静观着这世道的变幻，见证着人间的沧桑。

尧山庙就像一颗明珠，镶嵌于山谷的命门正中，给这座山带来万般灵气。

尧山柏翠色欲流
乾坤造化毓神秀
漆皮铁身四五围

迎风顶雪千百秋

人们按地理方位，把周边三十六府七十二村分为十二个社，每逢清明节由每个社轮流举办祭祀、供奉神灵的社火活动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总之，尧山以她的神圣、神奇和神秘根植于人们的心中。

时光推至 20 世纪的某个清明节。太阳暖洋洋地斜洒在山门前数间房大的巨石上，相传这块石头为女娲补天时所炼，补完天后多出来了一块，没有什么用，就放在了这里。石头上半躺着一个年轻的后生，此人生得浓眉大眼，十七八岁，方方的脸庞上，透出几分英俊。

他叫刘志武，是山前苇子沟村老刘家最小的儿子。一大早，他悄悄地离开就读的新式学堂——尧山中学，赶了四五十里路来到这里，今年的社火由他们苇子沟村承办，望着山梁上蚂蚁似的人流和山下集市似的村庄，心想今天一定能遇见大哥、二哥和平时难以见到的许多熟人。听说二哥还是村上今年的社火头儿呢！

“哐哐”传来两声三眼枪的巨响，循声望去，从山下走来一哨人马。前边是神锣开道，后边是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字样的仪仗队，紧接着是“八仙板子”，一群衣着艳丽的妇女扭动着腰肢，边走边打，随着节奏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，后面是尧山大鼓、彩旗、腰鼓队、秧歌队和巨龙、旱船、芯子、大头娃娃等。社火队伍，节节有花杆、彩旗点缀，两边有三眼枪、神棍、神马护卫开道，长达数百米，彩旗猎猎，歌舞翩翩，鼓乐喧嚣，人欢马叫，异常壮观。数以千人的社火队伍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。

志武认得，站在队伍最前面“苇子沟村社火队”巨型横幅下面的中年人正是二哥刘志厚，只见他身材高大，头戴礼帽，身穿黑色青布短衫，络腮胡子，眉间透出几分潇洒和干练。

苇子沟村三百余口人，刘家是大户，占村子几乎一半，每次活动，总是二哥为首。在举花杆子的妇女中，志武看到了大嫂、二嫂。他早就听二哥说，今年的社火动静大。从正月开始，由保长亲自督导，在二哥的带领下，尧山附近几个村联合在一起，起早贪黑地训练，激情满怀地迎接每十二年一遇的清明社火。

正当志武要起身和二哥打招呼时，肩膀被人轻拍了一下，扭头一看，一个四十岁上下、虎背熊腰的大汉，一把将他拉到大石头后，他隐约记得此人好像叫何大隆^①，在井老师处见过。

“噢……何叔。”

“听说尧中党出了问题？”何大臊将草帽往下拉了拉，神情紧张地问。

这也正是刘志武今天参加庙会，井先生交给他的重要任务。

“六和支部的书记叛变了，井老师让你通知北乡游击队赶紧撤离，到雁门山躲一躲，赶紧走！”

“那你们？”

“咱们分头行动，目标太大容易暴露！”

何大臊没有再说什么，迅速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。

这时，志武听到二哥的社火队那边一阵骚动，他急忙飞赶到人群中看个究竟。原来村里扛三眼枪的本家叔叔刘根生和路边两个彪形大汉对峙不下，那两个人也是身高九尺，虎背熊腰，上来就和根生厮打在一起。显然，他们是练过功夫的，稍高的大汉将瘦小的根生踢倒在地，用脚恶狠狠地踩在他的胸口上。眼看着根生要吃亏，志武挤进人群，顺手抄起一根神棍，一个“力劈华山”从后面朝那厮头上砸去，只听“哎”的一声，那大汉应声倒地，另一个见势不妙，从腰间拔出驳壳枪，周围人都傻眼了。这一带，一般人是没有这家伙的，带枪的人，不是军阀，就是土匪，志武见状不妙，棍子顺势往后一收，运用井老师教过的“回头探海”猛地将神棍扎到那家伙的裆部，再转身顺势一扫，回头再看，驳壳枪已跌落在地。这时，人群已大乱，不知谁捡起驳壳枪，朝那大汉胸口就是一枪，那大汉顿时停止了动静。

山门前乱成一团，志武见状不妙，迅速消失在人群中。

已近中午，尧山峪内到处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的人流一直弥漫到庙后柏树林的各个角落，上香的、还愿的、闹社火的、还有做生意的、闲逛的、听说打死了人看热闹的，人山人海，寸步难移。这时，十来个骑马挎枪的从西边山梁上飞驰而过，马蹄下的小路上生起一阵黄烟，他们迅速地将倒在地上的伤者驮于马上，又迅速地消失在烟雾之中。

旁边有人认出是六井田骡子的人马，田骡子在这一带绑票掠财，拉杆子抢女人，无恶不作，时下已有五十余号人、三十多条枪了。人们议论纷纷，看来苇子沟村和田骡子结下了怨仇。

① 臊 (sǎ)：陕西方言，意为“头”，“脑门子”。

太阳的余晖洒在西边山梁上，刘志厚带领着苇子沟村的人马闹完社火，唱罢戏，大步流星地向山下走去，行至山门口，被一个人拉住了衣袖，他扭头一看，认得此人是老庙的表弟狗娃。表弟把他拉到旁边道：

“你们惹下乱子了，田骡子狗日的肯定和你放不下！”

“那两个人咋样？”

“还不晓得，但愿不要紧！”

“你先回去打听打听，如果那俩货不要紧，咱再通过黑道给送点儿东西，看能不能摆平？”

“我刚才见志武了，他告诉我他先走了。”

“去了哪里？”

“他说尧中党烂了，他准备去黄龙山找富平的刘书子，那姓刘的是共产党人习志坚的老表。你回去让屋里人先躲开，田骡子凶残成性，肯定要报复的，我再去打听打听再说……”

刘志厚回到家。刚进天井院，家里十来口人就围了上来，他们都听说了今天山上发生的事，刘志厚用厚重的关中口音安排起来：

“大哥在外教书，老三跑了……今天惹下大乱子了，大家赶快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叫根生用咱的白马套上车，送你们到槐树底下二舅家先躲几天，等过几天没事了，我再来接你们。”妻子抱着半岁的儿子忙问：

“那你咋办？”

“屋里好歹还有先人留下来的这个摊子，我得留下！”

妻子和大嫂顿时眼泪汪汪的，再看几个孩子，刘志厚一阵难过袭上心头。一家人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洞子窑大门，谁知这竟是他和亲人的最后一别。

当夜，刘志厚躺在天井院洞子窑的草房里，辗转难眠。老刘家世代男耕女织，虽然不曾出过达官显宦，但守着几十亩薄地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自父母亡故后，弟兄三人，大哥常年在外教书，自己带领一家人一年四季，秋收冬藏，在周边村子也算得上殷实之家。老三从小就让他读书，总盼他能出人头地，以光宗耀祖，谁知世道混乱，他竟去了杨虎城创办的尧山新学堂上中学，听说尧中学生势力很大，上体育课时，竟将国民政府的催粮官拉到操场枪毙了。老三和一些娃娃们混闹，经常跟一个姓井的先生混在一起，参加什么共产，他曾训过老三几次，老三只是

口头说是，可还是老样子，平时嫌他唠叨，也不大回家。今几个，惹下乱子不是？刘志厚心中一阵难过，难道刘家几百年的基业，就这样在自己的手里毁于一旦？

往常晚上，他总要给牲畜拌上三和草料才能入睡，可今天牲畜走了，人也走了，屋里空荡荡的，心中也是空荡荡的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几十年的往事像灯影戏一样，一幕一幕在脑子里掠过。从他记事时起，世道混乱，今天这个党，明天那个军，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，一阵风过后受苦的仍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县城有杨虎城的队伍，东北是侯旅长的队伍，西边则是鱼龙混杂的土匪帮。“六井蓝山，出门不带盘缠”正是这混乱世道的缩影。

“嘭、嘭、嘭”，三声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谁？”

刘志厚警惕地握起门后的铁杈，走到门口。

“厚哥，是我，狗娃！”

刘志厚听出是老庙表弟的声音，“哗啦”拉开门栓，表弟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。他忙把表弟拉进门，又四下里张望了一番，谨慎地关好洞子窑的大门。

“厚哥，不好了，那货死了！”

刘志厚顿时头脑“嗡”的一声，坐在了草房的门板上。

“家里人都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表弟转过身，顺手拿起给牲畜拌草料的水缸上的水瓢，舀了半瓢凉水，一饮而尽。

“我要赶紧走了，待的工夫长了田骡子狗日的会警觉的，你赶紧跑吧。”

说着，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……

苇子沟村死一般的寂静。虽然已是清明时节，冷风依然从洞子窑的门缝呼呼地刮进，耳畔传来天井院的大树上鹧鸪泣血的惨笑。刘志厚用腰带勒了勒棉袄，点着火把，在天井院转了一圈，查看了一遍屋里几代人积攒的农具和家当，平静地跪在神祇前，望着父母的画影，泪水满腮……

此时县城中学井老师宿舍内，七八个年龄不齐的人，正围在通炕的火